

其母不幸墜溪淹死，希運禪師，救母不及，悲極的說：「一子出家，九族生天。」

若不生天，諸佛妄語。

就在河邊爲他母親舉行火葬，把火炬擡起，向他母親畫了一圈說：「我多年迷自性，如今華陀菩提林。當年三會若相值，歸命大悲觀世音。」

當時兩岸觀衆見他母親形現烟中，轉女成男，昇天而去。某夜他夢見母親對他說：「我當年若受你一粒米，當墮地獄，何有今日！」再拜而去。

記不得是什麼時代，有一個懶殘和尚。或者他的母親就生了一個獨子，所以他責無傍貸的要負起養活他老母的責任。不過他奉養他的母親，不是把十方施捨寺廟的財產金錢拿來作養家孝親之用，而是用他自己的省吃減用竟有一點微蓄來養活他的老母。有時身上窮得一文錢也沒有。可是又不能讓年老的母親餓肚皮，只有把自己的袈裟典去，買米回來養親。我們可以從他懷念慈母的四句詩中看出一片赤忱的孝心。

七、懶殘養親

霜須蘆花淚濕衣。白頭無復倚柴扉。去年五月黃梅雨。會典袈裟糴米歸。寥寥二十八字，道盡懷念悲痛之忱，令人讀之，泣然涕出。

八、虛雲朝山

當代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，現在已經是一百十五歲的高齡，他的母親生養他下來是一塊血球。老母

晚年無子，因此一氣而終，翌日有賣藥翁，破開血球，現出小兒，即虛雲和尚，由其庶母撫養成人，十九歲出家，勤修道業，他常常說：「我生不見母，母親因生我而死，大恩不能忘懷。」後來爲報母恩，一心發願朝拜五臺山禮文殊菩薩，以此功德，廻向老母，早晚輪迴，三步一拜，不計年月，兩次凍臥冰雪中，感文殊菩薩化身爲文吉臺者，兩度救他脫險，三年而達五臺，滿其初願。後來又念未見老母現身，不知是否離苦得樂，又在阿育王寺拜釋迦舍利。每天禮懺若干拜，一心求見老母一面，又在阿育王寺燃去指頭供佛，求見老母。結果一天在夢中見母親現身。夢中有人對他說：「你求見你母親，這就是你的母親，只見空中有一夫人，騎在龍身上，有很多龍神護佑，奄奄上昇而去。」

虛老和尚爲報母恩，吃盡了千辛萬苦，冰天雪地，置死不顧，目的的是救拔老母超生極樂，這種偉大的孝心，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。

世俗人孝親以享受俗樂爲光榮，食以太牢，住以華堂，這就是奉養之厚，人子之孝了。

佛敎孝親的目的是欲父母宗親，遠離塵垢，了生脫死，往生淨土，不受輪迴的痛苦，方是盡了孝道。只要達到此一目的，甚至使父母肉體受罪吃苦都有的。因有迷悟的不同，所以各人所見也就不同了。總之，不依佛敎孝親的方法，都是不究竟的辦法。顛倒愚人，以造業爲惜親，以苦因爲樂果，只有依佛敎孝親的方法，才能真正報答親恩，孝養父母。

九、結 論

講於鳳山蓮社佈敎大會

老 太 婆 頌

唐 湘 清

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每做一首詩，一定先要念給老太婆聽，如果老太婆聽不懂，把詩再修改，一直修改到老太婆聽得懂，白居易做的詩才算完成。這種老太婆也能欣賞的詩，叫做白話文學，也就是大衆化平民化的民主文學。與白居易同一時代，佛敎中也出了一位提倡平民佛敎的大師，那就是淨宗二祖善導大師，自從善導大師提倡了持名念佛，使不識字的苦惱老太婆，也能享受佛敎的甘露法味。不僅此也，中國的新文學，本來只有貴族的士大夫階級才能欣賞，幸有白居易產生了大量的老太婆詩，不但老太婆有福欣賞文學，連同車賣漿之流的勞動階級，也沾了老太婆的光，有福欣賞文學了。過去的貴族佛敎也與舊文學一樣，本來只是少數貴族士大夫階級的消遣品，幸有善導大師竭力弘揚持名念佛，不但老太婆有福接受佛敎，終日勞動流汗的工農大衆，也沾了老太婆的光，有福接受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明了。勞動英雄黃打鐵，紡織工人葛濟之妻，是淨土聖賢錄中的尤著者。老太婆的白話文學，老太婆的持名念佛，雖古已有之，但在君主專制的統治下，一班貴族階級常對文學中的白話及佛敎中的念佛，抱着輕視的態度，以致平民文學及平民佛敎，未能發揚光大。民國以還，胡適博士以國學大師的身份，提倡白話文學；印光大師以佛敎大通家的身

份，(太虛大師曾讚譽印光大師是「大通家」)，弘揚持名念佛，三十年來，白話文學已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，淨土法門也已成爲中國佛敎的主流，這是二十世紀民主潮流的必然趨勢。現在黃包車夫也能看看報，寫寫信，胡適博士文學革命之功，豈可一筆抹煞；至於印光大師雖未有佛敎革命之名，而有佛敎革命之實，因爲印光大師弘揚的持名念佛法門，把中國佛敎從貴族繁瑣的桎梏中解放出來，建立了革命的平民佛敎，使佛敎成爲大衆化的宗教。如果說善導大師在中國佛敎史上的地位，可與中國文學史上的白居易相媲美，那麼印光大師在佛敎史上的貢獻，也可與胡適博士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相輝映了。我們更應認清，今日的白話文學，並不僅是老太婆的文學，已成爲時代新青年一致歡迎的文學；今日佛敎的念佛法門，也不僅是老太婆的佛敎，已成爲多數佛敎青年篤信力行的宗教。朱斐居士在十八歲時就已皈依印光大師，吾友蔡惠明居士，九年來爲上海市佛敎青年會發起人之一，曾任上海覺訊月刊主編等職，他早在十六歲就已皈依靈巖山德森法師；筆者在抗戰勝利後服務上海，所接觸上海市佛敎青年會的青年道友，多數是靈巖老人的忠實信徒，由此可以證明佛敎念佛法門深受青年歡迎之一班，那麼我們還能把淨土宗看作是老太婆專有的宗教嗎？但老太婆推

# 唯 說

## 唯 說

如 木

佛學上的術語、名詞、文句，看來是一樣的，他的意思往往是有差異的。現在發現到這幾個名詞就有這種情形，亟錄之以饗初學者！

### 唯識·唯心

現成的兩句陳語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初看來，這兩句話是一樣的，這是說世間的法都是心識所變現的。再仔細一看，唯識的範圍反比唯心大，因為唯識係統括萬法的，萬法是攝盡一切法的。什麼漏、無漏、為、無為都在其中。而唯心不出於三界的——三界還單是一種有漏的法，所以唯心反

沒有唯識的範圍寬。

近來，這兩句話，唯心佔真常的一半，唯識佔虛妄的一半，兩下的範圍差不多，一半的仔細一看，唯心的範圍比唯識的範圍大。

在位來說，唯識的範圍比唯心的範圍大。唯識的範圍是統括於凡聖的，所以唯識的範圍比唯心的範圍大。唯識的範圍是統括於凡聖的，所以唯識的範圍比唯心的範圍大。唯識的範圍是統括於凡聖的，所以唯識的範圍比唯心的範圍大。

### 唯名·唯假

這兩個名詞，空宗的經論上是有他的意思的。唯名，就是「唯名」，唯假，就是「唯假」。唯名，就是「唯名」，唯假，就是「唯假」。唯名，就是「唯名」，唯假，就是「唯假」。

### 唯心·唯物

這兩個名詞，在佛學上是有他的意思的。唯心，就是「唯心」，唯物，就是「唯物」。唯心，就是「唯心」，唯物，就是「唯物」。唯心，就是「唯心」，唯物，就是「唯物」。

假字義不很過重，讀字治學，實得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假字義不很過重，讀字治學，實得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動感化之功，實不能忽視！筆者多年前在上海覺有情月刊發表「佛教徒限於和尚嗎」一文，曾說：「中國佛教能有這樣的普遍，老太婆之功，實不在印光大師太虛大師之下。這是事實，過去中國的和尚，在各處向民眾講經說法的很少，所以一班人少有機會懂得佛教，幸而每個人自幼在家庭裏聽慣了祖母或外祖母的念佛，因此入道田中深深地種下了阿彌陀佛的種子，能自然的接近佛教，吾人飲水思源，老太婆之功豈可沒哉！即以當代佛教巨匠太虛大師而論，亦因幼喪父母，由外祖母撫養長大，他的外祖母是一位虔誠念佛的修行者，虛大師幼受熏陶，所以能在十六歲時不甘學徒生活而毅然出家，一代大師，也不能不歸功於老太婆給他幼時善根的培植。太虛大師曾作「中國人口頭上心頭上的阿彌陀佛」一文，他說：「我們中國有眼耳鼻喉心思的人，沒有一個不知道阿彌陀佛的，也沒有一個口頭上不會念過幾聲阿彌陀佛的。阿彌陀佛能與中國人結下這樣根深蒂固的緣，老太婆的功德，真是無量無邊。印光大師對於老太婆的功德，更是推崇備至，因為平日眼高如頂的大通家，看不起老太婆，可一到臨終，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，反不如老實念佛的老太婆，平日既能暗合道妙，臨終多能泰然往生，所以奉勸通家通教的大通家，萬萬不要看輕老太婆。縱然老太婆的白話文學，已成為現代文學的主流，縱然老太婆的念佛法門，已成為現代佛教的主流，可是少數頑固份子還有人反對白話文及念佛法門，他們反對的理，由，如同一般，反對白話文的人，認為白話文流行以後，高深優美的文言文，將無人問津，很是可惜；佛教中反對念佛法門的人，也認為淨土宗流行以後，高深奧妙的佛理，將無人研究，豈不可惜！這話粗聽好像也有道理，實際上完全是相愛，且不合事實，何則？因為在白話文流行以前，能欣賞高深文言的人，本來也只是少數，在文言文普通以後，欣賞高深文言文者，也仍有人在，不致絕跡，現在高中以上及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，仍在欣賞研究高深的文言文；佛教中的淨土宗亦復如是，在持名念佛流行以前，能通宗通教精通三藏者，本來也只是少數人中的少數人，持名念佛普遍以後，精通教理的人，不致更少，只有佛教越普遍，越能引起一班人研究佛學的興趣，所以希望佛教的流通家們，不必為淨土宗的流行，而有大深佛學將湮沒的相愛。筆者並不反對少數人欣賞研究高深的文言文，更反對少數人鑽研最深刻的佛理，但為了多數人着想，覺得老太婆的持名念佛，與白話文的提倡，有同樣的價值。今日何日？民主潮流澎湃之日也；今世何世？貴族思想沒落之日也；民主時代的特色，就是一切不能為少數人着想，文學固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，宗教更應為多數人所共享，那麼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淨土法門，還能在「老太婆」三字輕視之嗎？現在我做了一首「老太婆頌」：

偉哉老太婆，善根深深厚，虔誠不二心，老實念佛多，佛號遍大地，老太婆功多，普勸新青年，同學老太婆，你看老太婆，臨終不知措，易若老太婆，一笑見彌陀，老太婆萬歲，永生極樂土。